

創 進

第一卷第十期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十八日 每星期六出版

論馮玉祥

鄭學稼

莫斯科會談中的陰霾

周西村

貝奈斯死亡的真相

Sir R. B. Lockhart

蔣經國打虎滅蠅記

才木

偽造美鈔的驚人記錄

資料室

★科學版★

資料室

長生不老祕術·一種比 Streptomycin 更好的

新藥·人間奇聞·維他命B——阿米巴菌苗的

敵人·低費「鐳」治療

洩露幣制改革機密案(南京通訊)……楊

平津在改幣制前後(平津通訊)……陳

評馮玉祥著「我的生活」(書評)……禾

贈閱

The Chuang Tsin Weekly

Published by the Chuang Tsin Publishing Co.
161 Sze Ta Road, Shanying Road, Shanghai 5, China.

發行所：上海五洲大藥房
地址：上海五洲大藥房
電話：四九〇九
郵政掛號：四九〇九

郵資	直接	航空	掛號	平寄	三個月	每份	零售	訂閱
整	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壹圓	壹角	壹角	壹角
調	二個月	二個月	二個月	二個月	貳角	貳角	貳角	貳角
閱	一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	參角	參角	參角	參角
諸	可免	可免	可免	可免	參角	參角	參角	參角
請	補	補	補	補	參角	參角	參角	參角
繳	價	價	價	價	參角	參角	參角	參角



論馮玉祥

鄭學稼

「政界彗星」馮玉祥，依本月三日合衆社的電訊，突然殞落於航行黑海間的勝利號輪上。這一消息，對於當前中國政治的影響並不大，但他却是論述近三十年來政治史者的好資料。

關於馮氏的生史，本文爲着篇幅的限制，不能逐一引述（編者按：請閱本期「評馮玉祥著：我的生活」），牠所欲研討的，是這位怪人，何以不能取天下，而至慘死異域。

歷史上的物，常按照一個規律而發展。牠就是：客觀與主觀的合一。所謂客觀，就是中國歷史家所謂的時勢；所謂主觀，就是配合時勢之人物的個性與知慧。瓦匠兒子馮玉祥，能够由小兵經副目、哨長、隊官、營長、旅長、師長、督軍、總司令，而充當某一時期的政治的決定者，可說是客觀與主觀合一的記錄。

就他生時的情況而言，滿清王朝日趨瓦解，處羣雄逐鹿的局勢下，儘管他是一個下級的軍官，却有超越當日北洋軍閥的知慧——依馮氏的「我的生活」，那知慧是從他自己上進與環境的磨練而來。我們知道，由小站練兵而產生的北洋軍閥，不僅沒有良好的政治教養，而且大半目不識丁。他們（就大多數而言）像舊小說中的混世魔王，緊握槍桿，並守着這一格言：有槍則有土，有土則有財。有財，則個人和兒孫可以享受。至於什麼國家民族，那是他們腦子中從未發生過的概念。有列身於那羣混世魔王中資格的馮玉祥，和他們有所不同。他雖然也緊握槍桿，却深知人除了自我享受之外，還有別的目的。那就是，國家獨立，和使自己成爲人上人。人要達到那大目的，不僅有兵，還要可滿足自己抱負之兵。從這一觀念出發，馮玉祥與北洋軍閥驟然地分開，又爲着這一原因，在北洋軍閥毀滅的階段，他變爲北方軍界的燦爛明星，和三十年代的幸運兒。

但馮氏的光芒，只短促地閃現。這由於有野心的他，缺乏適合新時勢所要求的知慧。牠就是遠大的歷史眼光。從他的生活環境，他的出身而言，那是難有的，因爲三十年代的歷史條件和北洋軍閥抬頭時代，完全不同。

無數歷史上人物成敗的記錄，指示我們：凡從艱苦中掙扎出來的人，深知創業之難，因此，他的行動，趨於保守。保守是對社會妥協的信號，妥協的結果，不免同流合污，過着墮落的生活。大概由於這一原因，與馮氏同時代的軍人，大半表現同一的生活方式：刮地皮、擁美妾、抽大煙。馮氏既不同於北洋軍人，必然地陷於矛盾的苦境：一方面，他必需敷衍同僚，甚至在浮沈的宦海中還須學習、運用處世的技術；吹牛、拍馬、操縱部屬、或施展陰謀；另一方面，他却感覺那些墮落的生活，不適合於他的抱負。在新舊過渡的時代中，常常遇着馮氏的同一苦境，要超脫牠，必需具有不同凡人的知慧，而牠，却非貧瓦匠之子與困處愚蠢、落後之北洋軍人圈中的馮氏所能有。於是，他似黑暗中摸索的人。他沉默地觀察別人的浮沈，並細心地估計浮沈者的原因，最後，他發現一點：人與人間，沒有真情的交流，只有利害的計較。如果，利害是人與人的唯一結合劑，那麼，人之處世的第一個要訣，是儘量掩蔽真心而虛偽。的確，由遜清末葉至北洋統治的期間，官場的習氣，政治上的離合，無一不需虛偽的本領。如果愈虛偽者愈多成功的機會，那麼，成功者的政治生活字典中，必然抹去「真理」一詞。馮玉祥氏在一九二八年前的成功靠着牠，一九二八年後的失敗，也由於牠。

人的虛偽，依各自的知慧，而有不同表現的方式。大概受教育愈多的人，虛偽的技術愈加高明。當兵出身的馮玉祥，不能在他比知識高的人面前，掩飾他的矯情，但却能以之操縱、欺騙他的同輩，如果對方是小兵，是老百姓，那他的虛偽表演，可得到極大的成功。只有知道馮氏這一性格的人，才能明白他的受洗禮等行爲。

自一九二七年起，馮氏是具着統一中國資格的人們中之一。當時，他不僅擁有廣大地盤，而且謀臣如雲，猛將如雨。如果，他的知慧能與「五四」後的時勢相配合，那他不負大倉鶴彥的冀望（註）。但超越北洋軍閥的他，儘管會受莫斯科赤色牧師的洗禮，而在另一時代的知慧比較中，却是一個落伍者。因此，他不受命運女神的眷顧，成爲政界的彗星！

（註）大倉鶴彥，是大倉財閥的創造者。這財閥的歷史，和日本侵略中國史，是不能分開的。當他大壽之年，「地不分南北」，「人不分黨派」的中國要人，無一不

觀質他。這次美軍佔領日本，如果徹底清算財閥，那麼，大倉家保險箱中的文件，可使中國近五十年史改觀。依他的傳記，有一次在張家口的宴會中，面贊馮氏道：「老夫敢担保閣下取得天下！」

筆者看過接近馮氏者的記述性文章，牠們共同地披露一點：馮氏對待部屬，猶如牧羊人之趕羊子。譬如孫良誠，已是一員大將了，依某記者的報道，馮氏睡時，當衆人之前命他蓋棉被（大概是五原誓師前後的新聞記者的報道）。這完全是舊時代的作風，而對牠的熟練者，却要爭取三十年代的歷史錦標，怎會成功呢？再說舊時代英雄成功的條件，馮氏由於缺乏那時代的教養，也不熟悉。一部中國史告訴我們：凡要成大事，必需具有三個條件：揮金如土，殺人如麻，視爵位如糞土（保長出身的劉邦，就具備着那三者，所以手創漢王朝）。這些條件，在落後的中國，還不失是英雄成功的祕術，但馮氏既愛財若命，又吝惜名位，所以，他的謀臣，逐一散去，他的猛將，逐漸捨棄他。因為，在那環境中，他忘却一點：如果利害是人與人間的唯一尺度，那就要儘可能地滿足左右的欲望。否則，凡有才幹的人，難安於位。試想，在英雄逐鹿的世界中，有志之士，能够追隨極端虛偽而又吝惜錢財與爵位的人嗎？

馮氏在「我的生活」中，曾引「柏拉圖對話集」所記蘇格拉底與弟子討論人應否說假話的問答，暗爲自己的辯護。這裏，他過於沉醉無內容的抽象。當然，充當一個政治家，不能在某一情境中，不說假話，不虛偽（也許落後的中國，更加需要牠），但這只可用於對待政敵，而且最好不用。英國歷史家兼文豪「英雄與英雄崇拜」的作者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說得好：「『和告示一樣的假！』這是拿破崙時代之一格言。他由之儘可能的製造口實，說是爲着要誘導敵人，是爲着要鼓起他的部下的勇氣，因此，有那樣做的必要。概括地說來，何等的口實也是不允許的。人在任何場合，沒有說假話的自由。若使拿破崙不說任何的假話，結局，對他也許要更好些。實際上，若使人抱着超越今時今日的任何目的，而牠在明日可以出現的；說假話，是有一些用處嗎？假話被發現了。由之，受破滅的嚴罰。……假話是無的。諸君不能無中生有。諸君，既不生任何物，那諸君的努力都落空了。」到寫自傳的時日，馮氏不特未曾糾正、明白自己的缺點，還在許多史實的敘述中，背着良心，寫自己不願寫的話——尤其是對已決定作爲自己政敵者的讚語。這表示，他並非一個有見識的政治家，而是從自私出發之虛偽的政治投機者。

由於前述的原因，自徐州會議後，馮玉祥就走上坡路。所有反、台的行動，從今日回顧牠好似過光的反照。他該和他的同時代人們一樣，或永久不能拾

頭，或對新時勢屈服，可是，他却能不斷反覆和掙扎，這由於兩個原因：第一，他所訓練的部隊，不和北洋軍閥一樣，完全解體，在混亂的時代，又不能消滅牠，因之，他似百尺之蟲，死而不僵。第二，懷着極大野心的他，能够客觀地估計政治的實況，並有這一結論：『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幹好！』（這是他最得意時代，在鄭州面對吳稚暉們說的。）因之，只要有『你不好』的現實，他都不愁沒有『我來幹』的機會。

自從軍事上慘敗起，他的確，會極端忍耐地等待「我來幹」的機會。在這期間，他以現狀之激烈的、明確的批判者的身份，不僅贏得多人的同情，而且積壘自己政治的賭本。只有糊塗的人，才以爲寫「丘八詩」的馮氏，已深知孫岳生前告訴他「苟全性命於亂世」的真諦。經過冗長抗戰階段的等待後，他果然與反南京政府的人們結合一起，企圖改造政局，取得政權；並本這政治的邏輯，他重向已「歡送出境」過的共產黨，伸合作的手，又對會背叛過的蘇聯再濫政治的舊情。

馮玉祥這一最後的政治行動，是不會有歷史的前途。因爲，目前的情勢與一九二七年大不相同。在三十年代，他是北方的實力派領袖，而共產黨却只有一個政治的軀壳。現今，他是一無所有者，而共產黨却有雄大的實力。處這主客形勢已經更易的情況下，馮氏之能够受共產黨的重視，甚至得到莫斯科的諒解，那爲着史大林們對遠東的政策，暫時需要他。我們知道：自美、蘇對立的國際局勢形成起，大陸國的蘇聯，鑑於不能兩面作戰的教訓，與配合歐洲第一的方針，已對中國採取這一不易的國策。第一，毀滅中國任何統一的可能性，促她四分五裂，不許任一勢力可以統一中國。因爲，分裂的中國，等於蘇聯囊中之物。這是上策。第二，使中國適應美蘇的對立，分爲南北朝，任中國人互相殘殺，消滅民族的生存力，留到美蘇戰後決定她的命運。這是中策。第三，以全力扶助毛澤東統一中國，建立自己的衛星國。但統一中國的毛澤東，可爲第二狄托，對蘇聯的利益而言，只算下策。無論是哪一策，蘇聯在現階段，都需要馮玉祥那樣的人。至於馮氏，與毛澤東的結合，不過是一九二七年後他個人在政治舞台上所演許多離合故事的重演。因此，縱使新政協會談成功，甚至他被選爲所謂「華北臨時共和國」的主席，他的政治前途，決不會超越捷克故總統貝奈斯——暫不必說，他不能與貝氏對比。

馮玉祥氏已到蓋棺論定的時候了。後代的歷史家，對他有很多戲弄文墨的機會。但當他們論述到他失敗的原因時，筆者有充份理由提供這一斷語：他的一生，先於時代（就與北洋軍閥的對比而言），又後於時代。



莫斯科會談中的陰霾

周西村

一、會談中的吉光有如曇花一現

莫斯科的四強會談，自八月二日西方三使節訪晤史達林而開始後，一般關心國際協調與世界和平人士，無不寄以熱烈期待。雖此項會談，非正式的國際會議，沒有公開的議程，也沒有官方發表的公報，但人們自會談開始後，即密切注意其發展。吾人由莫斯科以外的動靜觀察，實已不難判斷會談之進行艱難。甚至可說莫斯科會談，愈走愈接近破裂的邊緣。此種現象非一日所造成，因四外長為德國問題拆夥後，東西集團間已有了很遠的距離，要彌補這個裂縫，決非一日所能奏效。

況且，蘇聯又從來沒有與西方國家合作的誠意，她的政策向來一意孤行，甚至美、英、法向莫斯科探尋談判，代表們於七月三十日開始請見莫洛托夫，他却還要玩弄一套外交戲法，由外交部的新聞司，聲言莫洛托夫不在莫斯科，最近也不會回來，這樣使人陷入一新的疑陣，祇隔一天，莫洛托夫又突然「銷假」了，接見西方國家的代表，而探知西方國家對於解決德國問題所抱的態度。

會談開始以後，起先倒是能尋覓到一些吉兆，如柏林蘇區的一條交通綫放鬆了些，對西德的馬克也曾一度解凍，多爾河會議席上維辛斯基本來對美、英、法代表下過逐客令，說「大會之門可能因美、英、法代表的退出而關閉」，後來恍惚又和緩了些，但這種吉兆像曇花一現般的旋即消失，很快的蘇方戰鬥機又對美、英空運隊採取壓迫的姿態。

西方三國使節於八月六日下午再赴克里姆林宮訪晤莫洛托夫外長，會談雖歷三小時之久，但無若何成就，乃於九時與莫洛托夫作第三度會晤，歷時三小時又十分，其性質彼此仍為試探性者，俾互相能獲悉對方之真正意向，再

行進而討論解決辦法，故細節之討論當尙需時日，三國使節祇得在莫斯科靜候政府研究等報告後之新訓令，一面於十日在英國駐蘇大使館開會，以籌劃彼等與蘇聯間之次一行動。西方人士其時對莫斯科會談雖已極感疲憊，但尚無過份不耐之表現，因莫斯科正在廣播促美蘇兩國緊密合作，以保證持久和平。廣播中更曾讚揚美蘇兩國在第二次大戰中之併肩作戰，其口氣與戰後通常之莫斯科廣播大不相同。

話雖如此說，且西方三國使節又於十二日四時莫洛托夫，就東西壁壘間對德問題交換意見，但對會談前途實仍不能表示樂觀。莫斯科會談之這樣陷入僵局，主因係由於莫洛托夫堅持在柏林東西兩區內，應使用蘇聯方面之新幣，及德國必須統一，藉以代替倫敦六國會議之組織西德政府計劃，美、英、法三國使節則認爲此項問題，可召開四強外長會議以決定之，但如召開外長會議，必須先行解除對柏林之封鎖，這樣便使西方國家之信心逐漸消失，會商前途亦無獲致協議跡象。

二、蘇聯在會談中張牙舞爪

四強在莫斯科之會談既無法打開東西間之僵局，西方國家便開始覺得解除柏林封鎖，及召開四外長會議與蘇聯成立諒解，已爲不可能了。加之其時（八月十三日）蘇聯人員撤離柏林市盟國管制委員會，並將其國旗降落，使東西雙方在柏林之分裂，至此已達最後一步。莫斯科電台並曾於十五日廣播稱：「鑒於國際局勢之嚴重，以及美帝國主義之擴張政策，蘇聯武裝部隊正經常處於準備狀態。」該電台且曾引用真理報之社論稱：蘇聯人民正在注視燃起一次新戰爭之陰謀，此等陰謀刻正在陸海兩方面策動中，夢想統治世界之帝國主義者，正圖在全球各地取得海軍與戰

略新基地。

蘇聯雖是在這慷慨張牙舞爪，西方國家仍欲向她尋得和平的端倪，而由美大使史賓斯，英專使勞勃活及法大使夏德諾於八月十六日赴克里姆林宮與莫洛托夫舉行第五次會談，成功之可能性則仍極爲渺茫，甚至蘇聯一面派外次維辛斯基至柏林觀察，下令德國共產黨潛黨並改組爲「戰鬥幹部」，克里姆林宮且越過蘇軍總司令索柯洛夫斯基元帥，向下級直接頒發命令，聲稱莫斯科直接執行蘇聯在德國之政策。西方國家目睹此種情勢，乃亦決定萬一莫斯科談判失利，則在對德計劃上採取一致行動，首先集中力量增加柏林空運，並加速西德國的建立，而任蘇聯在其佔領區中自謀出路，但人們均希望從莫斯科會談中獲致協議，二十一日柏林方面突傳出莫斯科談判可能破裂之謠言，這不免使人大吃一驚，但談判僵局終以西方使節於八月二十三日六時莫洛托夫舉行五小時突破紀錄之談判而打開，史達林此次亦曾參加會議，更爲日後對德國問題之新談判開一坦途。

史氏在會談中則仍未作若何讓步，使會談能獲得成功的保證，西方三使節亦曾表示：如蘇聯仍繼續封鎖柏林，彼等即對德國問題拒絕作任何討論。

西方三使節於二十六日接獲政府之新訓令後，乃於二十七日再晤史達林及莫洛托夫懇談各種懸案，並於三十日八時莫洛托夫，自下午五時起，會談二時又十八分鐘之久，莫爾能打開柏林的僵局，進而謀建立談判德國問題的基礎。但談何容易？柏林早已是被分裂爲二，她有兩種幣制，兩種警察，兩種貿易制度及兩種糧食分配制。柏林之變成此種陰沉局勢，也完全爲蘇聯所一手造成，因她雄心勃勃，戰後一直想對法國及其他西歐國家發動政治攻勢，她知道爲了要獲得勝利，首先必須控制德國，所以蘇聯自以德國問題與西方國家接觸以後，一直努力於預期的目標，務要獲得結果，西方國家則在猶豫不決，沒有固定的對德政策，放棄了不少有利的戰略機會，甚至是當蘇聯工作人員撤離柏林監督會，使東西分裂達到最後地步時，德境美軍政府總督克萊將軍派遣一武裝運輸隊前往柏林，衝破蘇

聯之封鎖，白宮與國務院方面還要考慮到「這將無異於戰爭」，他們似乎沒有知道對方的行動應該算是什麼，迷戀於無法使問題獲得解決的談判，而這種談判何日可以結束亦殊難加以臆測。

三、會談中的交易牛頭不對馬嘴

過去三年來，蘇聯與西方國家間所發生的裂縫實在太深了，彼此間的爭吵不睦，決不是談判所能生效，特別是自去年九月以來，德國局勢的發展，更無一能幫助其協議之成立，蘇聯封鎖的危機，就是戰爭的直接威脅，西方盟軍對這一迫切的事件，當完全明瞭蘇聯所持的立場。蘇聯是要西方國家放棄她們對於西德的政治和經濟計劃，始願解除柏林的封鎖。蘇聯似乎忘記了：西方盟國是於蘇聯在東德採取單獨措施，以及他們的種種行動，使西德有土崩瓦解之虞以後，方始在美、英佔領區中採取單獨措施，西方國家尙已感到這一值得贊許的西德改革，不應遲至今日方告產生，蘇聯僅以解除柏林封鎖為條件，要西方國家放棄在西德的政策，回復到過去那種政治經濟的混亂狀態，這當為西方國家所不能接受，何況西方國家圖以西德計劃避免其混亂狀態，尙有為時太晚之感呢？這種交易那真是牛頭不對馬嘴。

有一點却為吾人所絕對不能忽視，那就是蘇聯的行動，業已使歐洲分裂成爲兩個陣營，沒有讓出一個德國人民依歸的中立地區，從斯德丁一直到里雅斯德，被一條紅綫截然劃開，若把這條綫西移到萊茵河，德國便會進入蘇聯的範圍，東移到奧德河，德國便變成爲西方集團的伙伴，蘇聯在談判中雖未提及此，但必是以把這條綫移向有利於己之地位爲目的。

過去蘇聯爲了德國問題欲與西方國家進行談判，曾提出條款，其中主要的四點是：魯爾區由四強共管，從現在生產中取得價值一百億美元的賠償，選出一個設置於柏林的中央政府，以及撤退軍隊。除了賠償條款以外，其他三點本應加以考慮，但西方國家自不能不顧慮到進一步的影響：四強管制魯爾區再加上巨額賠償，會把西德的生產被

蘇聯所吸收，而使馬歇爾計劃的支柱之一就此倒塌，蘇聯則可於管制了魯爾區以後，用種種可能方法鼓勵共產主義以向西方國家進攻。

至於選出一個設在柏林的中央政府，那就無異是使蘇聯通過社會統一黨之手，控制住三分之一以上的選票。而蘇聯與西方國家同時撤退軍隊，說來雖然冠冕堂皇，但若蘇聯祇是撤退到奧德河之東，美國軍隊，則撤退到大西洋的西岸，其後果就不難想像了。

西方國家在談判中當也不便斷然拒絕蘇聯所提自由選舉和撤退軍隊的建議，她們却有無法安全地實現這兩件事之感，因蘇聯佔領軍的撤退，並不單是作戰部隊撤過奧德河，就算是問題獲得解決，蘇聯佔領區內尙有着一個MVD所組織的蘇聯武裝警察網，他們能造成蘇聯佔領區內恐怖狀態，這些警察不和軍隊一樣同時撤出，任何自由選舉的問題便均無從談起。

假使這些對談判可能性的分析相當透澈，東西之間對德國問題，其和協解決的希望，便極爲微小，故西方國家除了在會議席上和蘇聯談判，必須決定假使柏林封鎖不能解除，便應該採取一種怎樣的行動。

四、戳不穿的陰霾可能由此誕生

西方國家此時實在需要清晰的頭腦，而祇把雙方會談視作一個喘息的機會。她們的要求雖僅是同意解除柏林的封鎖，但蘇聯所下的賭注，早已超過了柏林的範圍，蘇聯如要堅持自己的意見，那就任何談判也不能奏效。蘇聯是欲西方國家放棄和延擱單獨設立西德政府的計劃，這又怎麼可能呢？當然也不是說毫無妥協餘地，因西方國家自始就聲明他們的西德計劃，總是保持門戶開放，以待四強就整個德國問題成立協議，但德國問題中之經濟統一，政治機構，魯爾區的管制，德波邊界，佔領軍的撤退，肅清納粹以及賠償問題等，無不是曾經歷次三番的提出來爭辯，却沒片獲致諒解的基礎，故縱是四強再行召開外長會議，亦仍不能使西方國家過份樂觀，雖他們非常企盼四強外長舉行會議，因過去許多痛苦經驗所昭示的，是會議的舉

行，不一定就能有什麼成就，事實上四強的關係，有時反而會在會議舉行後而更趨惡化。

依照八月三十日在莫斯科會談中所獲協議，四強雖曾以訓令通知柏林四國軍政府首長，於三十一日開會時，其討論範圍應爲解除柏林封鎖問題，以及柏林市區的行使貨幣問題，但這些問題亦不易獲得解決，除非蘇聯對柏林的交通封鎖即可解除，西方國家亦承認柏林市民完全使用蘇方新馬克。

儘管此後（八月三十一日）德國之四佔領區軍政府總督，再度開會歷一小時之久；和九月一日因爲接到莫斯科方面之新訓令，又舉行時間長達二小時又四十九分鐘之會議，以謀解決因蘇聯封鎖所造成之柏林危機，但柏林問題縱使能夠解決，也並不能與東西集團間的障礙。蘇聯在七月十四日的照會中曾說過：「柏林問題，不能與整個的德國問題分開。」那麼柏林的貨幣問題，自然是更不能構成所有問題的協議，蘇聯不過是會利用它作爲封鎖柏林的口實。西方國家也一向說過願意承認蘇聯的馬克在柏林流通，但須由四強全體發行，這已經表示有妥協的餘地，就是其他問題，在理論上亦均有妥協可能，這些却祇能在紙上行得通。所有小問題，就這樣被引導至更大的問題上去，戳不穿的陰霾，從此也就誕生了。

德國問題之所以如此惡化，就是由於蘇聯從不實行波茨坦協定之所致，而使人們面對的景象，是兩個德國、兩個歐洲、兩個世界。人們都希望莫斯科會談中，雙方能停止「冷戰」的進行，可惜那是一種夢想。

但吾人對莫斯科會談的前途還未完全絕望，惟望迅速澄清彼此間的關係，互作重大讓步，以證實雙方都不想戰爭。今日世界仍瘡痍滿目，元氣未復，其不能再經一次大戰，實爲常識以內之事，由於東西關係之惡化，已使人深深感受到戰爭的威脅，誠不勝令人感慨！吾人希望四強外長誠能迅速舉行會議以給世界帶來永久的和平與繁榮。

（一九四八、九、三於南京）



貝奈斯死亡的真相

Sir K. B. Lockhart

捷克共和國自二月共黨政變成功後，已名存實亡。建國的偉人馬薩里克之子——小馬薩里克，首先被殺（參閱本刊第六期），到本月初另一建國偉人貝奈斯，又在俘囚生活中病逝。這是歷史的大悲劇。本文作者，係兩主人公的生前好友，原題「捷克的革命」，載於七月號 Foreign Affairs——譯者申古德。

當一九三八年貝奈斯博士辭職，流亡英國的時候，高德華 (M. Gottwald) 與一小部份共產黨人住在莫斯科。在蘇德條約有效期間，他們一直留在那裏，並沒有接近克林姆宮，事實上，他們是備供後用。貝奈斯是歡迎戰爭的，因為他洞悉那是祖國自由的唯一的機會。即在最危險的時期他從沒有對英國最後勝利懷疑過，樂觀主義永遠是他最大的道德，過度的自信是他最大的失敗。但在張伯倫內閣時代，他一直是愉快的，沒有希望的。英國主要的目的是用全力支持法國參戰，但是法國不能原諒侮辱她的人，不但反對形式上承認貝奈斯，而且鼓勵他的捷克政敵，故郝沙 (Dr. Milan Holza) 博士，前總統 (貝氏) 在美國國務院也有許多敵人。

在這時期，他的忍耐性是很可欽佩的，他全然信賴邱吉爾與艾登，以自信的先見靜待時勢的演變，這當然不是他的怠工，當時他與捷克密通消息的情形是很好的，並用他那不屈的精神使他自己充當抵抗運動的領袖，他又有幹練的忠實的小馬薩里克以最大力量用廣播與演說發揮他的主張。

忍耐的報酬，不久來臨了。邱相掌權，法國崩潰，迅速的改變了捷克流亡倫敦人士的地位。一九四〇年七月英國承認捷克臨時政府，恢復貝奈斯總統的名義。貝氏是喜歡的，但不甚滿意。他要英國完全承認莫尼黑事件以前捷克主權的繼續，雖在立法上有顯著的困難，他的要求總算得到了允諾，一九四一年艾登在下院宣佈英國不再承認莫尼黑條約的有效。

我們必須知道，英國的行動，在某些限度內受蘇聯的拘束（一九四一年六月蘇聯加入戰爭），遲不承認倫敦的捷克政府。但他希望英美力量解放捷克者，在戰爭進行中，延宕造成了他的疑懼，一九四二年冬，他十分焦慮着是否，在英美大軍還沒有登陸法國的時候歐洲戰爭即告結束；由於日增的軍事成功，

蘇聯漸漸不那麼依賴英美了。合作更加困難，斯達林格勒解圍之後，莫斯科開始攻擊流亡倫敦的波蘭政府，並驅他的波蘭兵卒前進。對於這位心胸完全潔白的貝奈斯只暗示着一個希望：要求蘇聯同意他的民主捷克的計劃。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不顧英國勸告的他到達莫斯科，以後他又回到英格蘭。在這次旅途中他滿意的訪問了美國。蘇聯款待他，斯達林請他在克林姆宮吃飯，並請他自己選擇陪客，結果他選定兩位捷克共產黨。他們感激的道謝，賴他第一次踏進克林姆宮與斯達林元帥相見。貝奈斯由之相信捷克共產黨不像別國的共黨。

不幸，戰爭將近尾聲之時，權力的實際平衡大大地動搖，並由西偏東。因之一九四五年二月貝奈斯總統離英返國，不得不取道莫斯科與斯達林會面。當他走到柯西斯 (Kosice) 時，成了蘇聯的囚犯，並且在多少有點強迫性的情形下，承認了一個協定，那就是給共產黨以最大的權力。巴頓 (Patton) 將軍第三軍馳援布拉格的失敗，對於他的希望是一個意外的打擊，因為共產黨人由之不僅慶賀蘇聯是捷克的解放者，而且是戰爭的實際勝利者，並給那位狐疑的巴頓將軍以不利的宣傳。解放後第一次政府由四黨組成，即所謂國民陣綫，它是基於一致合作與議會形式的民主，但實際權力却落於共產黨人之手。一九四五年五月的第一次勝利慶祝，主要的是紅軍的勝利，鑲刀鐵錘的旗子遠超過捷克國旗。一九四六年五月的選舉證實了共產黨人的優勢，雖然它的人數不多，但它成了捷克的最大的政黨。國民陣綫仍然維持着，而政府的重要位子却為共黨所有。在整個戰時住在莫斯科的高德華，現在代菲凌格 (M. Fierlinger) 為總理——菲氏是一位動搖的親俄社會民主黨人。此後，共黨就掌握國防，宣傳與內政三部。

很顯然的，貝奈斯總統面對於他所未會料想的困難。但是他個人的聲譽是偉大的，加上他勇敢、謹慎，重新創造個人的威權。賴聯合國會善後救濟總署之助，一九四七年春他有滿意的成功，共產黨的浪頭似乎退落。貝奈斯與小馬薩里克是捷克最著名的人，一九四七年勝利週年捷克國旗是佔優勢的。有力的觀察家證明這次共黨的衰微，是捷克民主政治葬鐘的哀鳴，是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的導火綫。

一九四七年五月我（作者）又訪問捷克，充當小馬薩里克的客人，我同他在賽爾賓 (Serbin) 宮的平頂上住着。我同貝奈斯總統有過幾次長談，他比起我在一九四四年向他說再見時是十分老邁了，但是他那股勁頭却毫無減少。他仍然不缺乏自信。他說捷克人是一個理智的人民，不受共產黨的煽動。斯洛伐

克提出若干困難，但會解決的。共和黨恢復了它的政治意義與經濟繁華。高德華是個有理智的人，相信議會式的民主，在此種制度下，共產黨只有一些些機會佔優勢。貝奈斯向我保證，一九四八年大選時共產黨的票數將要減少，也許減少不多，因為捷克人是一個行動遲緩的民族。他唯一的恐怖是英美與蘇聯之間的不和陸的增長，由於美軍解放布拉格的失敗，他一直被人攻擊。他永遠不願巴頓將軍被迫轉進的決定。當我離開他的時候，他託我告訴艾登，說他已經挨過了生活上最艱辛的兩年，並且那最艱鉅的階段現在已經過去了。

我每天夜裏同小馬薩里克談話。在各方面他都贊助貝奈斯總統的樂觀主義，並證明英美與蘇聯沒有破裂，一切都會好的。駐在捷克蘇軍的行動，消弭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對於蘇軍過分的熱忱。

我覺得當時的布拉格，並無變化，城外尤其安靜，城內到處在賣着克萊欽柯 (Kravchenko) 的「我選擇自由」。在塔皮克 (Topic) 最大的書店裏，有一大堆捷克譯本的邱吉爾戰時言論集，還有很多很多的英美雜誌與書籍。

雖有這些表面的自由，我却在捷克朋友中找到許多悲觀主義者，特別是貿易部長李布加 (M. Ripka) 更有先見。捷克的經濟復興，文字上要超過實際，國有化給生產上以不良的影響。出售捷克物資到國外去，一天難於一天；此外，因為蘇聯常常延不交貨，使捷克貿易亦加上許多困難。李布加以為捷克與西方各國及其僑民的貿易若一旦停止，將不能生存，除非劇烈的降低生活水準。使他不安的是他自己的看法，那就是不問捷蘇貿易關係如何，在捷克的工業上蘇聯的影響卻是遞增的。

雖然，李布加亦相信，如果選舉是自由的話，共產黨人將會失掉了他的地位，英美兩國大使同意他的看法，亦知道捷克情形很好，我亦這樣確信。只有蘇聯態度的校核與貝奈斯健康條件是兩個不安的因子。莫尼黑會議與德軍佔領在捷克人的腦子裏還新，為了軍事安全，却是十分尊重捷蘇條約的；那時公眾還沒有憂慮到貝奈斯的健康，但誰都知道，在一個演說的當中他的身體突然的「不支」了，却歸因於工作過度。只有在官場與外交界，有人聽說他已不是當年的他了。他的私人醫生是謹慎的但秘密的告訴我們，總統耳朵的舊病，使他時時痛苦。這消息並不可怕，不過是存意來減少總統的不安而已。雖然那仍使英國大使尼古拉 (Sir P. Nichola) 不安。尼古拉與總統已有七年之交，以為使議會式的民主在捷復活，有兩個重要的條件：第一是貝奈斯身心都沒有變化，第二是在現存的平衡下蘇聯的態度不變。

不幸，兩者都在激變中，在馬歇爾援款計劃施行時，捷克政府興奮的願意

享受她應得到的部份；但是莫斯科卻報以無比的卑視，以為接受美援就是對美國資本主義的投降，並且莫斯科可以供給捷克各種所需，與消費捷克所有的出品；捷克政府屈服了。在那年七月，貝奈斯總統發生第二次的「不支」；一般人說他是被罕有的炎夏日光晒病了。在四個月之內他的健康更壞了，共產黨人宣傳反對西方國家的勁頭更厲害了，內政部的安全警察亦更活躍了。

國民陣綫的第一次破裂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當時小馬薩里克遠在美國，斯洛伐克是共黨「武裝」裏最弱的一環，一定要加強它。削弱反共斯洛伐克最簡單的方法，是加以陰謀叛國的罪狀。果然安全警察發現他。在共黨腦中，反對共黨，批評捷蘇條約，都是反叛行為。共黨要求改組斯洛伐克委員全部，別的政治順從了，一半為了保持國民陣綫，一半為了許多不能同情共黨主義的捷克人還未忘記斯洛伐克人在莫尼黑會議時的缺點。共黨由這次成功增加勇氣。自此以後，陰謀叛國與勾結外國罪，成為他們的王牌。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小馬薩里克從紐約回布拉格。途中在倫敦留了三天，我同他有兩次長談，他疲倦極了，他不願意見任何人，只想即刻回到家裏，當一個壞天氣就誤了他的路程，他激怒了。美蘇磨擦的日深，驚慌了他，尤其是那磨擦所促成的捷克局面。他說那真正的苦惱是「無知」，美國人不明瞭新蘇聯，俄羅斯人却有點知道新世界。我問他貝奈斯健康如何，小馬薩里克直爽的說，興奮與經年的勞苦工作傷害了他，他的身體，在夏天有個小打擊，如果他只工作半天，他就會好的。他嚴肅的並且把「如果」的音調提的比平常格外高。他知道他回去是找苦惱的，我很自然的感到我不會再見他了。

一九四八年初，國民陣綫的四個政黨磋商大選日期。在日期決定之前，二月二十的早晨，危機爆發了。那就是十二個反共部長的同时辭職，理由是高德華總理拒絕接受內閣取消布拉格八位共黨警官的任命。共黨即刻行動，以為辭職事件是反動陰謀的先聲，就是想把共黨逐出政府，使捷克與西方國家聯合。於是高德華召集工人。負荷新式萊福槍的工人國民兵，列隊示威。許多行動委員會管制了工業與農村，掃除所謂反動勢力，並即刻開始在各個政治部門工業部門與學校進行。在階級利益的浪潮下，社會民主黨悲慘的瓦解了，他本來可以在政府佔有重要地位的，但他自行分裂了。只有一部份布拉格的學生作了反抗的示威。在那廿四小時之內，共產黨成了國家的主人，當時貝奈斯總統還沒有決定是否接受那十二位部長的辭職，典型的西方民主的捷克已經變為公認的蘇聯型的共產國家了。在一陣混亂之後，總統宣佈接受辭職，(下接第九頁)

蔣經國打虎滅蠅記

· 木 矛 ·

幣制改革是抗戰勝利後的第一件大事。他的價值和廿四年的法幣政策有同等的重量。同時也是政府的一次殺手鐮。爲了祇許成功不許失敗，政府特派蔣經國率領戴建第六大隊來滬實行嚴格的經檢工作。不管前途如何，政府總算是有最大的決心。

上海的豪門大戶，平時在金融大海中，不知掀動過多少驚濤駭浪，擊倒過多少大敵。這些大戶們，不是來頭太大，便是與來頭大的人物有着深切關係，政府要和這些脚色們周旋，確是煞費腦筋的事，可是儘管錢能通神，但到了有錢無處使，終究成爲多財買禍的時候，大戶們也就不不得不在法律和正義之前低頭。

在開始改幣的時候，政府也是戰戰兢兢的，彭昭賢部長說過：「這雖不是政府最後一張王牌，却是最重要的一張王牌，假若抵擋不住，影響將更壞。」蔣經國氏便充當了這張王牌，先從穩定物價，統制物資，拿上海金融市場開刀着手，帶來的戴建第六大隊是在韓南時期的子弟兵，他們初來的口號是「打擊大戶」，看樣子是大有庖丁操刀，目無全牛之概。

挨到第一刀的，是私營金條買賣的十六家銀樓，抄出的金條共達二千餘兩之鉅，以方九霞新記銀樓的六百多兩佔了首席。老闆們和物證都進了警局。當天深夜又在衡山路畢卡地公寓破獲了國際性黑市金鈔機關，抄獲

美鈔三萬一千二百廿元，黃金八大條，當場逮到鉅商章伯祥，猶太協會秘書梅吉(G. Meit)，上海安南銀行經理愛咨爾(M. T. Einar)等三名，初次出馬，便打到兩隻洋虎，遂令土虎不得不爲之變色。

蔣經國氏在就任經檢督導員的時候會說過：「管制物價必須全面措施，澈底實行，始能控制市場，穩定物價，使人民生活漸趨安定。」所以在管制方面，注意到上海金融市場的全部，首先他打倒的是金老虎，接着這命運便惠臨所謂股票花紗米油等大王們的頭上。

改幣之夕，以隱名人士拋售未紗股票空頭牟利一案，哄動了全上海。首先大公報傳出這則新聞，反應到最高當局，手令蔣氏查辦，監院并派唐鴻烈孫玉琳兩監委來滬專主其事，限七天破案，出動員警千人，在分頭積極偵查之下，於奉令之第五日九月二號，揭曉了這一巨案。從鴻興證券號查知八月十九日拋空者爲李伯勤，輾轉得着李國蘭和她的丈夫現任財部秘書陶啓明的線索，當天晚上十二時半，在南京逮到該案主犯陶啓明，幾經訊問，都沒有獲得改幣消息洩漏的來源，有的報紙暗射拋空案和財次徐柏園有關，有的竟射到部長王雲五的身上，不過在捕陶之後，他的介紹人財部主任秘書徐百齊也被看管，到昨天徐已供認洩露秘密，徐由其草擬財政

部對銀行休業兩日命令而得知的。依王雲五氏的自述，關於改幣計劃，是閉門親自起草，不會假手於人，沒有料到一道電文稿，弄成大禍。數月前英國財政大臣達爾頓，無意洩露增稅計劃，竟以去職。英國政治，是全世界民主政治的模範，雖以無心之錯，到國家受了損失的時候，也不容寬恕於人。王氏曾以國民參政會考察團的名義到過英國，今天翻讀這一頁財政小史，是否也有「遑恤人後」之感！



在「審使一家哭，不可一路哭」的宗旨下，戴建第六大隊的鐵腕，又扼到了幾隻大虎。「拋空案」中被牽涉的鴻興證券經紀人杜維昇（屬蜀人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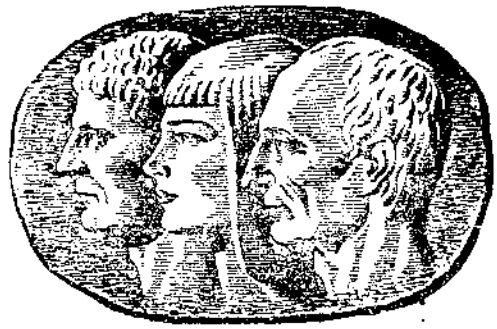
月笙次子)於二日會被經警隊傳訊。嗣偵知杜於證券市場奉令停業後，曾從事大量的場外交易，三日杜和另一證券場外交易的林樂明，因嫌疑重大，再被拘押，不許接見任何外人，情形之嚴重，不亞於陶案。號稱「棉紗大王」申新紗廠的總經理榮鴻元繼杜維屏之後被逮，拘捕的原因有二：一說為該廠所出的紗，不願遵照「八一九」的限價出賣，存囤倉庫，造成有市無紗的現象。一說為舊事重提，警備部目前所破獲的大規模套購港匯案中，與他有關。從一日蔣氏對紗業鉅子王啓宇的談話中看：「目前民營紗廠之觀望態度，實不應有，如因循不步，決於最近期內採取斷然處置，予以糾正。」似乎榮案和國紗的關係最大。於是操縱紙業香烟棉布的鉅商詹沛霖、黃以聰、吳錫麟，亦均落法網。一日之間，五虎遭擒，算得是上海二十年的第一件大事。平日喘息於物價高壓之下的小市民，目覩這次政府快刀斬亂麻的快舉，真是不勝百感交集。榮鴻元於解到特種刑庭的時候，形色極為慌張，滿頭大汗，衣衫盡濕，當記者們的鏡頭朝向他時，急以西服掩面，其狼狽的情形恐怕不是平時養尊處優的闊人們所想像得到的吧。

在展開這幕鬥法的場面裏，還有許多够不上虎格的山貓豺狼之類的蟲豸，也落入籠中。據建六隊的人民服務站，分佈全市，他們設立數以百計的密告箱，從上午九時起，直至午夜十二時止，這批初生之犢不畏虎的青年隊員，不停地做着接受密告檢舉和民衆代表陳訴苦況的工作，由於工作態度的嚴肅切實，不少高抬物價如皮鞋鐘錶之類的小商人們都受了處罰。蔣氏於七日晚返滬之後，深夜召集軍警機關的負責人舉行緊急會議，京方為壓低物價，維持金圓的信用起見，對蔣氏的鐵腕政策，盡力支持。這次會議以後，對金融的一切措施，我們有這看法：如政府確有與民更始之心，應該日趨嚴厲。平素不知法律為何物一味唯利是圖的巨商們，今後祇有銷聲匿跡，一避風頭了。筆者行文至此，除了對政府的經濟戡亂行動，表示竭誠擁護之外，覺得還應該拿這種作風，移用於整肅官箴。商人們平素唯孜孜為利固可抹然法紀，但到了法律真正有用的時候，他們畢竟是一蟹即破的紙老虎，至於知法犯法的貪官惡吏，平日倚藉其官官相庇的政治勢力，無錢不要，無案不貪，更不知剝削和荼毒了多少人民，像徐百齊陶啓明之流，僅僅一名財部秘書，便如此興風作浪，一旦事敗，政府出動數以千計的員警，才得破案，比起捉捕鉅商的事之難易，真不可同日而語了。所以我們主張經濟上的病要診，政治上的病，尤其要診，而且要趕快診，澈底的診，不然風頭一過，政治上的惡風，又要吹到金融上來。

(上接第七頁)承認高德華所組成的政府，新政府包括社會民主黨與一些無能的右翼黨人。小馬薩里克之留在政府內，是用為證明共黨行動的合法性。但還留下三個謎題：反共勢力的全面靜止，貝奈斯總統的緘默，小馬薩里克的指導。這三點完全是相連的；貝奈斯到底是怎樣一個打算，以前他曾經秘密的聲明過，他決不許共黨有任何行動，否則就要訴諸武力，現在却不顧可聽的抗議，不顧國人的言論，不顧政府大員的辭職，承認了新政府？這個答案是這樣的，他被共黨閃電式的行動克服了，他那不良的健康使他舉止躊躇，他相信爭論常勝過武力，所以他留在辦公室，希望實驗一次對共黨猛烈行動的適中影響，以免內戰的危機。他那長期的緘默表示對於自己所作的事的不承認。當最後他在查理士(Charles)大學六百週年紀念大會上演說時，他對於那些他可以領導的羣衆遲遲的說出頌揚自由的句子。二月二十日以後，他沒有接待過英美大使。但在四月初有一位英國婦人專誠晉謁了貝奈斯總統夫婦。總統夫人的淚珠點點，比總統健康不佳與聲望不足的話更為雄辯；他是事變的囚徒，是新政權下細心看護的病夫。

自從小馬薩里克死後，捷共曾經花了很大一筆錢向全世界解釋，說馬氏加入新政府是自願的，並且很熱心，他的自殺完全是由於他那些英美朋友嚴厲批判所引起。現在官方知道他加入新政府只在數小時躊躇之後，他對於新政府的態度我可以寫一點可靠的消息。從二月二十到三月十日他死的那天早晨，我收到他兩封信，安全的理由阻止了送信人的說話，但兩者都不是捷克人，而其中之一是好友，他們說，環境遠較局外人所知道的更加惡劣，他一直把他自己的同胞監視着，他仍留在那裏用心的拯救比他處境更危險的人，他會把希望提得很高，在一個禮拜六，三月六日，他去拜訪過貝奈斯總統，總統請他繼續作下去，並需要他的支持。小馬薩里克回來，亦變得沮喪。第二天是他的爸爸的誕辰，對於那些破壞他爸爸所創造的一切底捷共，他不能同意他們的思想。那傳信的人說，他不能再幹下去了，他不知道那些部長為什麼要辭職，他認為那是一個錯誤；但現在才來指責却已晚了。他決定在第一個良機來時離開。但別人仍在猜測，究竟三月七日，那個禮拜天，他孤單的從他爸爸墳上回來以後的自殺，是出於突然的衝動或是預謀，或者是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的。

小馬薩里克的死，給貝奈斯的大打擊，是無須說的。他似折去一翼的鳥，在捷共籠中，過着悲哀的生活。最後，到本月三日，他不瞑目地離開兩度手創的共和國。



科 學 版

★ 本 刊 資 料 室 ★

長生不老秘術

現在一個六十歲的人可能像一個普通四十歲人一樣年青強壯和富於生活力，在另一方面，也可能顯出普通八十歲人一樣的龍鍾老態，虛弱可憐。

一個人的衰老似乎是整體的，但其實是人體中各部組織的成長衰老都可能先後不同。一個六十歲的人可以有一個像四十歲人的心，像五十歲人的腰腎，和一個像八十歲人的肝臟，而他却可能生活得像三十歲人一樣。

在一個人身體的結構上看其年齡，當一個人的雙肩下垂身體萎頓且繼續下傾，這種現象對無論任何年齡的人，都是虛弱的結果，且將更趨虛弱。

人體中細胞的成長有各種不同的特殊方式，除了腦細胞外，每一種細胞的產生、成長、變老然後死亡，接着便有另外一個新細胞起來代替，在一個人死亡以前，腦細胞可能先枯謝死去，且絕無代替者。紅血球細胞祇有八十天到一百二十天的生命，每一秒鐘之內，有上千萬出生，也有上千萬死亡。白血球細胞生命較長，肌肉與骨骼細胞則更長。

許多人因年老而萎縮，有些人則隨年齡而身體日益發胖，但老年萎縮的人是較能長壽的。

當體內脂肪質結集於細胞或動脈中，則將硬化動脈，因此妨礙血液之循環及體內各部所需營養之輸送。當體內各部需要更多血液時，血壓勢必增高，心臟抽送得更辛苦。這種奮鬥愈激烈，愈足以增加身心之疲勞，愈是增加心臟及循環系統之疾病，促使人走向死亡。

經過各種方法研究之後，眼睛可以顯示一個人身體其他各部的狀況，一個人從孩童時代到五十五歲或六十歲，其眼睛中之水晶體的彈性逐年消失。

皮膚是人體中最大的組成部份。它顯示一個人的營養不良與年齡比任何其他各部組織都快，但其恢復也更快，其彈性隨年老而縮小。它顯得下凹、乾枯、起皺，看起來像是一張縹緲紙。這種現象可用改善營養來矯正或是延遲其到來。

鼠的心臟每分鐘跳動六百次，兩三年內便死亡；象的心臟每分鐘跳動二十八次，牠有七十到一百年的壽命。大運動家的心臟跳動是緩慢的，每分鐘四十五至五十次。不必要的可使心跳動加速的影響力量，我們都應予以避免，潛伏病的損害比辛苦的工作更易使心臟變老。

腺形腺維持着新陳代謝作用，煽熾着生命之焰，促使身體各部的運行，盾形腺之衰退或受生殖腺衰退的影響。此種腺狀都由於營養不當由於疾病或由於保護不善而使之衰老。

肝臟被認為是科學界與醫學界最大神秘之一，它發揮着十九種功能。變化食物，貯藏食物，抗毒作用。它與各種疾病戰鬥並醫治各種疾病，它分泌膽汁並對體中各部組織作十多種的服務。

胃的衰老便是失去其筋力，胃中消化液減少減弱，六十五歲以上的人胃中鹽酸減少百分之三十五。

這可使盾形腺及其他腺衰退。胃的衰弱使體中其他各部份也都隨之變弱。

從一個人的眼睛、皮膚、心臟、胃和腺，可以看出他是否衰老，身體其他各部及其有關組織都有其不同的生長經歷，我們的身體是「全體為部份，部份為全體」這個原則的好例證。

大多數六十歲的人體中都有一種到六種或六種以上的某種形式或程度不同的疾病，但其身體仍可謂健康。主要食物中缺少鈣質鐵質與蛋白質便使人衰老，六十歲以上的人有百分之七十五缺少其中一種或以上，在另一方面，許多人體中的糖質澱粉質和膽汁精却過剩了。

每一百立方釐的血液含有十毫的鈣質，即使此鈣質必須自其他組織中奪取過來也必維持這水準。一個人每天所需的鈣質約為一公分或十五哩，每日一瓜脫 (Quart)，牛奶便足供所需之量。

許多六十歲的人都血液不調，缺乏鐵質，體質虛弱。但這尚無大妨礙，壞壞的是不注意飲食而致使食物積滯消化不良。許多年老無齒的人都拒絕含有鐵質的粗硬食物如肉類等。

老年人還有另外一種普遍營養不良的現象，就是缺乏蛋白質，人體大部是由蛋白質所構成，所以蛋白質的缺乏影響人整個身體。由於蛋白質的缺乏



產生三種衰老現象：血液不潔、體力虛弱、消瘦，且對傳染病的抵抗力減小，疾病次數則形增加，且病勢亦將更嚴重。

一個一百五十磅的人每日所需蛋白質最低量為五分之一至五分之二盎司，但這對身體的安全與舒適而言，已屬太少。人們普通約需二又二分之一盎司，如能有四至五盎司則更好。

大量的維他命A對於一個六十歲的衰弱老人，因長期缺乏維他命A所發生的疾症，例如夜盲症，可有極大的轉變。

四十歲以上的人大都缺乏碘質。一個人對碘質的基本的需要每日為零點二廷。

過胖的人很少能够長壽的，吃澱粉和糖太多是過胖的主因，廿五歲以後的人過胖將縮短其壽命。

終生運動是一件最好的事。忽視運動的人在六十歲以後，能作適當的運動，對自己也是有益的。應着重舉出的有益運動為(一)頭部運動(二)腹部運動(三)擴胸運動。

此種運動使頸部強壯，使背脊挺直，使胸膛擴張。頸部集人體構造中之重要部份，六道頸部神經節和兩道肺神經直接控制着一個人的心和肺。

背的挺直提高葉肋，增加胸膛之容量，有助於心臟抽送血液的運動。終日曲背彎腰使內部組織下墜遭受壓迫。大腹者壽命較短，腹部扁平的人壽命最長。練習使腹部收縮，這能使胸膛擴張，心臟不受任何壓迫，增強血液循環。

心臟為一種肌肉組織，自幼應予以鍛鍊，使其強壯、巨大而有力，終生致力於心臟的鍛鍊，將使終生受益無窮。一個人的心臟，無論其是強是弱，都應加以妥善的保護，心臟停滯不活較心臟過份活動更易致老年人於死亡。

(節譯自八月號 Science Digest)

科學小品

提出報告。

此項新藥名Polymyxin，其被發現不到一年，是由美國兩個研究工作隊所發現。此項新藥，就我們所知，它對於肺病細菌是無效的，不像Streptomycin那樣能殺肺病細菌，但是它對許多陰性病菌却更有效力，鼠疫、摩爾他熱、兔熱、腦膜炎、血毒、破傷風、桿菌痢疾、傷寒、副傷寒熱及多種尿道病都可用Polymyxin治療，它是用以作皮下注射而至肌肉中，每三小時一次，但將來經進一步的研究後，注射次數可能減少。

服用這項新藥是很安全的，它對於病人沒有不舒適的副作用發生。祇有一項例外，就是一個曾患過兩年癩病他熱的人，於服用這藥後是要發熱的。

★人間奇聞

最近傳說着一件人間奇聞，就是發現一個對扁蟲有毒的人。扁蟲甚至用不着咬他，祇要在他手臂爬幾分鐘便要死掉。

這件事是由米蘇里大學的一位昆蟲學家波特曼(Roland W. Portman)首先傳說出來，嗣經國家衛生研究院落磯山實驗所昆蟲學家布萊南(James M. Brennan)作一番更精密的調查。這位抗扁蟲者的姓名及其故鄉城市的名字都不准發表，為了要保守這奇聞中主要特性的秘密。

某君是一家藥房的僱員，現年三十八歲，身體健康，對於煙酒都極有節制，他承認他喝咖啡是過量了。他一日要喝二十杯咖啡。

★一種比Streptomycin更好的新藥

一種新的抗菌化學藥品已從水與土中發現了。此種藥品已顯得比Streptomycin更好，對某些嚴重疾病的治療它可代替Streptomycin。現正由霍浦金斯醫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從事試驗中。首次試驗七個病人的結果，已由該院醫藥部斯科貝醫師(Emanuel B. Schoenbach)布萊爾醫師(Morfen S. Braver)布里斯醫師(Elinor A. Bliss)和柏林醫師(Pertinlang)提出報告。

扁蟲不在前年上度利華白字司中則其多處多處多處多處爬過之處。尤其是爬到他皮膚上汗濕之處時，更是無疑地立即死亡。當牠們在他沒有汗的地方，雖然其中一些仍不免於死亡，但常常大都可以生存。如牠們與他的皮膚真正接觸時，却是一定死的。若把牠們置於一個熱有底的盒籠中而放在他的皮膚上，則牠們可以不死。

★維他命B——阿米巴病菌的敵人

一種名叫Paba的維他命B可用以治療阿米巴痢疾。伏瓦克醫師(Dr. Kermit G. Dwork)在紐約醫學院這樣提出報告。

阿米巴痢疾通常是一種熱帶病，但在非熱帶的許多國家仍然流行着。

伏瓦克醫師將維他命藥片給予十二個向紐約衛生門診部求醫的病人，九個病人中有四個病人是顯然地全愈了。有一個病人於服藥三十個星期之後檢查時，仍然是情況良好。

病人中有一人曾用Carbarsone治療無效，嗣用Paba治療即全愈。病人於病後十一星期受檢查，仍極正常。

雖然這種治療有這樣成功的結果，但伏瓦克醫師却還謹慎地說這還祇是在試驗的階段。

★低費「鐳」治療

安東尼·李維諾(Anthony Liviero)在紐約時報上記述着原子能管制委員會最近的報告。一種不值錢的金屬即發光的鈷可用以治療癌病，其效力與鐳相同，其使用則較鐳更為方便。

原子能管制委員會主席李連塞更強調地說，雖然用這種鈷決不會比鐳好，但是用鈷治療所費價廉及使用手續方便却是卓越的優點。

雖然這種發光的鈷可用以治療癌病，其使用簡便，所需費用低廉，且其產量亦富，但今日却仍未被普遍使用。

通訊版

洩露幣制改革機密案

·揚方·

〔南京通訊〕自從上海大公报隱約的透露了改幣前夕有人拋售大量未鈔的消息後，這個案件就成爲大家摸索的一個謎。尤其在道充滿了政治氣氛的首都，更是糾纏不清。直到最近引起了最高當局注意，案情才獲突破，全國人民的目光也一致轉移到首都來，注視着案件的發展，現在就來作一綜合的報道。

破獲的經過

事件是在上海發生的，所以破案也要從上海着手。首先是由政府派了監察委員唐鴻烈、孫玉琳和財部參事周偉德等大員赴滬，會同有關機關進行偵查工作，據說出動了上千的工作人員，經過了五天的偵查，結果終於九月二日零時在延慶路拘獲了主犯之一的李國蘭。她是財政部秘書陶啓明的太太。她承認八月十九日上午在鴻興證券號拋空的，除了她之外還有其兄李伯勤和中國石油公司主任秘書徐壯懷的太太楊淑瑤三人，因爲前一晚他丈夫由京回來告訴了改幣的消息，她才約好了其他兩人這樣做的。接着偵查人員又去拘捕楊淑瑤，楊的說法也是一樣，只有李伯勤因爲事先聞風逃走了，始終沒有拘捕到。

案情發展到這樣的地步，內幕已經明白了一半。二日下午滬金管局林局長便有電話來報告財部，當晚便由首都警廳佈置捕陶啓明的工作，這時陶不在宿舍裏，散佈在車站和碼頭偵查人員也沒有發現陶的蹤跡，直到十

一時他才從容的看罷電影歸來，不知道這裏已佈就了天羅地網地在等他。當他正擬脫衣入睡，即有一位便衣警員進來，請有事請他至室外一談，陶不知是計，隨即穿好衣服出來，當被警員拘捕，於是這位隱匿之士便也無法再隱藏下去，就此束手就擒。

陶啓明不過是財部的中級職員，他怎能探得這樣秘密的消息，問題就落在最先洩露消息的人身上。但陶是財部主任秘書徐百齊介紹的，陶和徐過去的關係很深，自然徐是嫌疑最大的人，而且改革幣制的策劃工作，進行極爲秘密，財部除了部長次長以外，就只有他會起草過全國銀行錢莊封關兩天的文稿，當然更不能卸責，所以自四日起徐便被軟禁在財部辦公大樓。次日晚更因陶啓明的口供中說出徐是指使人，便也正式由刑警隊拘捕了。這樣一來，目前所知的拋空案主犯可說是都已落網了，就只有幾個在逃的從犯還沒有歸案。

要犯的口供

這裏要說的是兩個重要主犯陶啓明和徐百齊，他們都是學法律的，而且都做過律師，所以他們口裏所說出來的一言一語，都是經過考慮再三的，因此很不容易使他們說出有重要關係的話，但經過刑警隊嚴密的審訊，並利用科學器械協助，也使他們不得不據實托出。

當陶啓明於三日夜被捕後，隨即進行審訊工作，但陶狡滑異常，對於消息來源和拋售股數兩點，始終不說實話，然從側面器裏却可看出那種虛虛的心理。從四日晨起，警方採取疲勞審訊的方式，每兩人爲一班，輪流訊問，漸漸的使陶感到無法支持，精神也極爲萎靡。到了五日下午他才實在疲勞得受不了了，稍露出一點口風，他說他的拋空行爲是被動，並指出徐百齊是主使的人，因了他的這幾句話，案情獲得新的發展，問題的重心也就轉到徐百齊身上來了。

徐百齊是王財長的心腹人物，在商務印書館做過二十多年的事，當這位財長從社會賢達的身份一躍而爲身居高位的政府大員時，徐百齊便一直跟他爬上來，所以到了今天，當徐被禁的時候，他還是口口聲聲談着「部長能吃苦，我們只好跟着吃苦」。但遇到警方訊問他洩露消息的真情時，他又只顧左右而言他了。到了八日下午，刑警隊用同情和感化的方式和他談話，使他受到感動，終於他痛苦流淚起來了，他承認銀行封關的消息是他告訴陶啓明的，並叫陶去問袁仰安是否

可做拋股的生意，最後還說：「一步走錯了，政治生命就此完結。犧牲一切已經是沒有可惜的，只要能判無期徒刑，得免一死，就什麼都滿足了。」到了這樣的地步，他才知道生命是可貴的，金錢畢竟是身外之物。然而又何必當初呢？

牽連的人物

案件發展到現在，就止於徐百齊一人的身上，至於徐以上是否還有牽涉的人物，那就不知道，現在徐、陶和另外由上海拘來的一個律師袁仰安三人，都已於今天解送到特別法庭去了，看樣子就快要結束，無意再去擴大了。當前的問題是要偵查徐百齊是否自己也拋了空，陶啓明拋空的數量又是多少，才能決定他們的罪行。至袁仰安還僅是涉嫌，因爲陶得消息後曾和他商談拋空的利害，袁自己是否也拋了空，也還待調查。

上海方面拘捕的人物，主要的就止有李國蘭和楊淑瑤兩個女犯，但在拘的證券商人杜維屏和林樂耕幾個人也和這個案件有關。在逃的要犯有陶的妻兄李伯勤和代陶購機票並請他關照他的太太楊淑瑤拋空的徐壯懷，另外據說還有兩個大商人也和這案有關，但至今也沒有拘捕到。

平津在改幣制前後

〔平津通訊〕遠在中央明令改革幣制前二十天的七月三十一日，北平世界日報在要聞欄內發表一節「本報南京專電」，上面

這千人犯真的拋出了多少，也還是一個沒有解答的謎。據陶說當天李伯勤、李國蘭和楊淑瑤三人也只各拋出了二百萬股，總共獲利也僅有八十餘萬元。但另據李國蘭在上海所供，知道她自己一人也拋出了未鈔一千多萬股，就以一千萬股來計算，她就可獲利一千六百八十萬元，可見得數額是相當的龐大。而且還有證券商杜維屏當日下午得知這消息後，便即刻的拋出了三千萬股，其他得訊的人一定很多，拋出的數量也無法統計，就此可見他們這千人犯影響市場之大了。

餘波及其他

這次審訊陶犯的方式，是採用疲勞審問的辦法，使得他精力不支，不能不說出來。現在立法院開會了，有幾位立委便反對這種疲勞審訊的辦法，認爲過於殘酷，違反人道，也許在正式開會時，要提出辯論，又將引起人們的注意，或許還要待專家的研究。

另外在徐百齊被禁後，又有入傳出商務印書館曾於八月十八日起，將書籍和文具的售價都加碼，以免價格凍結後吃虧，這當然也是預先獲得了改幣的消息才這樣做的。但究竟消息是那裏來的，也沒查清。不過大家對商務和財部的關係是都很明白的。

·陳一·

說：

「莫千山會議，對當前財政經濟作重大商討，翁文瀾、王雲五、王世杰等三十日下午七時已事畢返京，雖結果如何尚未公布，彼等返京後更拒告記者，但本報記者連日向各方探詢所得，深知此一劃時代之革新方案，蔣總統在京時即已由翁內閣擬呈呈核。一月前翁內閣登台未久，記者並曾略作預告。至方案內容，最主要一項，為改革幣制，此外尚有消滅金鈔票市，使金鈔票正當途徑求一出路，及儘量使外逃資金大量回國等等。記者於某要人奉召登山前，曾詢此方案性質如何，某要人笑稱：是即做效英國工黨之不流血革命。記者又詢以幣制改革是否在此時可以實現。某要人謂，除此以外，恐亦別無生路可走。就此數語，推測方案輪廓，即已不難想見。聞蔣總統雖傾向於財政經濟重大改革，然以問題過於嚴重，考慮經月，力持審慎，由京赴杭前數小時，尚曾召翁文瀾、王雲五密商甚久。蔣總統向例，凡有最重要問題待解決時，必覓一較清淨地點，屏絕賓客，悉心研討。此次赴莫千山考慮財政經濟改革方案，即為主要原因之一。惟截至發電時止，翁等同京前，蔣總統究竟已否作最後決定，尚無所悉。惟三十一日為月底，又值星期六，如有重大方案發表，相信此星期六晚，應為最適宜之時日。」

「最後消息：財政經濟最大改革方案，確已經莫千山會議決定。全部方案，預定三十一日夜公布，一日起實行。方案最重要部份，為實行改革幣制，新幣係採金本位，隨時可兌現外幣。新鈔早已印就，可能即稱孫圓。至改革幣制基金，除政府現存之六百萬兩黃金合三億美金外，美援及剩餘物資賠償物資，出售國營事業費用，均將用作基金。又改革幣制雖已確定，但新幣須候數種準備工作完成後始發行，故一日而重無新幣。」

但翌日(九月一日)該報載南京專電說：「財政金融改革方案，因蔣總統深夜返京，翁文瀾及王雲五等未及進謁請示，且以等候員補給由美來電，故七月三十一日尚未發表，但據某要人語記者：方案可能一日下午公布，至遲不過五日。」

到九月二日，該報南京專電稱：「一日晨某要員告記者，目前情勢已為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而東風即美方助我之改革幣制基金也。」

然而三日報載：「我改革幣制美難貸款。」自是以後，改幣消息就逐漸沉寂。平津各報除世界日報外，對此消息始終未曾報導，彷彿「天下本無事」。至十一日，世界日報的駐京特派員陸德為了報導改幣而幣竟未改，特寫了一篇航訊報導改幣難產的原因。文中大意說：翁院長在立法院應試一及格後就開始起草一個改幣方案，方案擬好後呈給蔣總統，總統就把它帶着到了莫千山，接着翁與王世杰、王雲五、俞鴻鈞、徐柏園等同時奉

召前往會商，原預備用一種迅速不及掩耳的方式公布。但蔣總統帶着修正方案到了上海，又帶回南京，足足一個星期，而改幣卻渺茫起來。關鍵何在呢？有人透露出來說是由於向來持重的王世杰反對；另一說是政府希望得到美方支持，殊不知美國對我目前改幣極為反對，原因是軍事情形不好轉，改幣等於打強心針。

十八日該報還有一個消息說：「新經濟方案現已大部決定，可能於本月底，正式公布實施，卻不料當局真出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就在十九日晚公布了。」

發行，平津中央銀行開始兌換，異常擁擠，行員們人手不夠，首飾業的黃金鑑定專家也請去客串了，中央銀行交換課一直忙到深夜還沒吃飽。市場上對於新幣的看法雖各不同，但大多數人感覺新鮮，有人且幻想以前的「好年頭」又回到了人間。棒子正每斤幾分錢，確給呻吟在法幣重壓之下的人們更添幻想。金圓發行的第一天，金融界首當其衝，各行各業都受到不同的影響：行莊平日的高采烈，現在正為前途着急，整理資本是第一難關，拆放及匯率減低也要吃不消了。停業幾天以後，捐款的人特多，實力薄弱的錢莊已經告罄，存款利息雖未訂出，但為充實實力，不少錢莊擬用原利吸收存款，已出現有一日、五日、旬日、一月等分期辦法。

商店的門市部改成了金圓價格，過去一件襯衣一千八百萬，現在只要用六圓便可買到，數目上變少了，心裏也就舒服許多。各貨都向下坡路走，冷門貨多顯停滯，零售物價仍多運用法幣，改算新幣時零數都算了上去，無形中漲了價。例如燒餅原賣十萬元，現作新幣算是四分，便合十二萬法幣了。如果小販找零麻煩，也可能乾脆賣到五分。但戰前標準，每個不過一分錢。輔幣奇缺，也是零碼暗抬的原因之一。

就平津兌換金銀外幣的熱烈情形看來，改幣已有初步的成功，然而還不理想。張漢生副院長曾在天津對記者談：「連日兌換金鈔的，還多是些小戶，真正持有大量金鈔的還在觀望」。這些小戶擁護改幣信任金圓券的熱情是可感的，而相反地那些豪門巨富達官顯宦，卻舉手金鈔，越趨不前。

經濟緊急管理辦法，對於打擊投機的作用最大。抗戰以來，投機事業應運而生，投機市場大發其財，因此任何行業，都趨之若鶩。而投機貨色五花八門：金鈔證券不用說，紗布裏的大五福，線貨裏的三花毛巾，狼狗襪子，五金行的人頭紗布，以及西藥業的孟山都糖精，都是平津商人所津津樂道的恩物。一物開漲其他揚揚而上，遂造成一片漲風。改幣以後，幣值站穩，物價又扣住在一點上，投機之風當可殺下去。政府希望能從此恢復戰前境况，這一步不很容易作到，但如果政府能注意正當工商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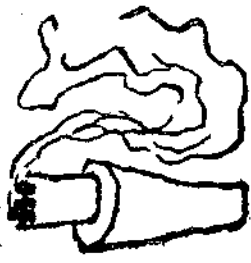
扶植，則泛濫在市場裏的游資自然就會流入正軌，投機事業也就不足畏了。

大體說來，改幣以後的第一週間，平津市場還能穩性在八月十九日的物價以內，不過成交不多，市場呈一片疲落之勢。但改幣後第二週的市場，因為銀根鬆動，物價又開始蠢動。九月三日天津消息：「近來市面銀根鬆動，已成不可掩之事實，游資充斥，拆放甚至低利卑辭，仍遭閉門羹。貨物途又遭人青睞。日來市場均現蠢動，據說有各種貨價已超出八月十九日的高價。粉價因上海提價，此間人情轉健，雜糧趨勢亦較前為銳。」油市因限價扣出，多不肯做出，竟購頗感困難。

天津兵船粉九月二日已昇到九圓五，公會於陸續後新訂限價九圓一，因此麵市陷於停頓。紙烟業也呈有價無市狀態，津市捲烟公會因此議決：本月二日起由各家公認，將現存之貨揭出一部，集中開始配發攤販售賣，「以維市價」。

平津市場，向以上海馬首是瞻。物價蠢動，無疑係受上海牽動。聽說這兩天蔣總統正在上海大打老虎，如果真能把老虎制伏，不再咆哮山林，小至平津市場，大至改幣前途，便可望一線光明了。

(九月六日)





評馮玉祥著『我的生活』

· 禾 ·

一八八二年，泥瓦匠出身但考中武庠的馮有茂家裏，生了第二個男子。乳名科寶的他，就是後日在中國歷史上佔幾頁篇幅的本書主人公。

原籍安徽巢縣的馮有茂，因為隸屬淮軍駐防直隸的緣故，遷居保定康格莊。在這一莊落中長大的科寶，享盡貧農的生活。雖然遲到十歲才入私塾，而翌年就賴父親上司苗營帶的好意，補一名兵，並隨手給他以「玉祥」的名字。但他正式入伍的時間，却在父親因馬受傷被賊去軍職的一八九六年。

小兵馮玉祥，當中日甲午戰爭時，曾駐防大沽口，後來自擊義和團的變亂，和兩宮回京的行列。這歷史對他都沒有關係，當時給他以終身不忘的事，却是名翰林王瑚為他寫的片章。

一九一〇年，他的部隊編入第二十鎮，注重官長學術兩科的陳宜任統制。考取第一名的他，被陳氏升為營長。

翌年，發生辛亥革命，他以參加響應武昌起義的罪名，被遞解回籍。在火車上，他擊斃暗中發誓：『假若有一天我能風雲際會，誓必繼續死難同志的遺志，推翻萬惡的清政府，並且消滅賣友求榮的第三鎮軍閥（指曹錕們）。十餘年來我不敢一日忘記我這個誓言，不敢一日放棄諸位死難朋友的遺志。』（二五三頁）這些話是有而不足信的。因為追述那些誓言的目的，是說明他已有的政治結論：『民國十三年，是說明他已有的政治結論：』

民國十三年，是說明他已有的政治結論：『民國十三年，是說明他已有的政治結論：』

一九〇七年，徐世昌調任東三省總督，他的隊伍撥交徐氏節制，駐防新民府。依他的自述，自受吳樾炸五大臣而驚醒後，有了革命的觀念。因此，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張之江、劉麟、鄭金聲、李鳴鐘、鹿鍾麟、石敬亭、商震們成立「武學研究會」；他的革命觀念，似乎受工兵排長孫諫聲的指點。排長教示閱會文正家書的隊官，人可當孝子不能當忠臣，並給他看「揚州十日記」。受指點後的他，才明白「鞭子們殘酷狩獵的題目」。

辛亥革命成功，袁世凱以武力取得總統，恰當南京派代表迎袁的時候，北京發生兵變。兵變後，袁氏編練新軍（名為備

只到浦口，便不肯前進。後來改調長江上游，又止於武穴，並通電反對內戰。他的電文，和當日軍人的通電一樣，都是好文章。我們應該明白，在國家日趨分裂的階段，軍人反抗命令，發表政治主張，是當時的時髦作風。至於他們的動機，是否和電文一樣，那只有輕信者才投信任的票。

這次馮氏的抗命，曾得到吳佩孚的響應，算是直系與皖系大接觸的前哨戰。段祺瑞先免他的職，終以他的部下擁戴他，無可奈何，又收回成命，調他的全旅駐防公安，石首，並授他以張德鎮守使。

一九二〇年，發生直皖之戰，他率部移防譙家嶺，依他的自述，此時與孫中山發生關係。孫的使者是徐李龍與鈕錫生，他亦派秘書任伯民赴粵報聘。我們知道，那時的孫中山，在粵一籌莫展，信使四出，拉攏有實力的軍事首領。稍有野心的軍人，也敷衍孫氏。馮玉祥在自傳中，力說他後來趕走曹吳，即電請中山北上主持大計，『與此次的往還頗有關係的。』那也

不足置信。如後文的分析，馮氏並非真心擁護孫，更不能說他是孫氏的信徒，因為今日流行的「三民主義」，在那時尚未公刊。

直皖戰後，直魯豫巡閱使曹錕，副使吳佩孚表面上奉徐世昌為大總統，而暗中操縱政府實權。馮既有心附直，曹、吳就派他率軍入陝。以他的好部隊，一戰潰陳樹藩，不久陝督閣煥章死，他以曹錕之助繼為陝西督軍。這時，他擁有兩族兵力。上帝自此後起，就眷顧我們泥匠的好兒子，而馮氏的明星，也由之逐漸在北方平原升起。

一九二二年，發生直奉第一次大戰。

偽造美鈔的驚人記錄

本刊資料室。

據美國財部偵查處所提的年度報告，知道在過去的會計年度（從去年七月至本年八月）中，各地偽造美國通貨的人數突然增加，打破了歷年來的記錄。不過這些人犯已將大多數的給偵查處捉獲法辦了。所查抄偽造紙幣及硬幣的數額也達三，〇九四，二九九元，是財部偵查處自一八六五年設立以來的最高數字。

這些查獲的偽幣，大多是在歐洲印造，因為那裏的黑市價格高，比在美本土還易引誘人來做這種勾當。

美財部偵查處所佈置的偵查網，範圍極大，國外重要地點也都派有人員，隨時同當地警察機關，進行偵查工作，所以當那些偽造人犯還沒有將所印就的偽鈔運到美國時，就多被捉獲了。

據統計，過去一年在國外印製的偽幣達二，三四六，七九六元，在本國印出的却僅七四七，四三三元。

去年曾在法國查獲一大規模的印造偽幣案，那是由美財部偵查處駐法人員會同法警局查出的。

那家印製廠是在馬賽附近，查出印就的偽鈔有二，一四五，二〇〇元之鉅，此外並查出很多印版，主犯十二人也都被逮捕，現在還在法國的法院訊辦中。

有些在國外製造的偽幣已經流入了美國，但大多數的還是藏在入口的移民手中，當他們在外地買進時，並沒有知道這是假的。

除了在馬賽查出的這筆巨額偽鈔外，美財部偵查處駐各地人員也在國外其他地點查抄了二〇一，五九六元偽幣，其中有四二，五六六元是已帶到了美國才被查出的。

在過去一年中，美財部偵查處曾偵查過四八，八三一一件偽造案件，其中有四五，六二一件已經被破獲了。其餘的多是最近才獲報告，現在還正在偵查中。

偵查處在去年查獲的人犯共有二，二七八人，其中一五八人是因為偽造貨幣，其餘一，九六四人則係因為偽造支票及證券而被捕。

在美國國內偽造貨幣的事情也正一天天的在增加，但沒有達到驚人的程度。

過去一年查獲在美國國內偽造的紙幣及硬幣達七四七，四三三元，但其中只有一〇二，六四八元曾在市面流通過。

其餘六四四，七八五元却還沒有到達老實的商人手中，僅密藏在印刷商那裏就被搜查出來了。

偽造硬幣的利益雖極微，但過去一年由偵查處查獲的數量也值四，四七三元。這種硬幣多是用來投在自動售貨機內騙取物品，這是因為自動售貨機在美國的應用已日見增加的原故。

過去一年在美國曾破獲一個重大的偽造案件，那些歹徒利用自備飛機往來各地，不易露出線索，當偵查處人員進行偵查這件案子時，便也只有利用財部的飛機，隨時尾追著，最後終於被破獲了，查出偽鈔六〇，〇〇〇元，捉獲了九個人犯，後來並發現這些歹徒同時還做著盜竊汽車的勾當。

依他自述，他為著奉系及內閣總理梁士詒勾結日本，決定助曹，吳討奉（四四二）。這是假話。看「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的作者李劍農的記述：「曹吳對於馮玉祥，向來視為心腹。馮吳二人，且同以北洋系的模範軍人自命，相與結為同志。當第一次奉直戰爭時，馮玉祥甘願犧牲陝督的地位，出關助吳，替吳鞏固豫省的後防。」（五八六頁）為著報酬馮氏的功勞，奉系敗後，他以兵逐走奉系的趙倜，繼任為豫督。他督豫期間並不長，由於失職駐節洛陽的吳佩孚，吳氏就奪他的河南地盤，給親信張福來，授他以陸軍檢閱使的空銜，並把他的部隊調駐南苑，時在一九二二年。

吳、馮雖然交惡，而馮氏仍是曹銀的心腹。有兵而無地盤的他，希望曹氏的歡心。因此，先於四月末同王懷慶（是他自傳中極輕視的人物之一）們率兵包圍國務院勅令財長劉恩源出立筆據，限期發餉（「中山出世後中國六十年大事記」）。到六月七日北京又有軍警藉口內閣已辭，餉項無人負責，向總統府索餉的舉動，同十三日，黎元洪因不堪迫辱，離京赴津，道即所謂「逼宮」事件。依李劍農的前著，馮氏是逼宮的導演，而編劇者則為曹錕。可是，曹錕賄選成功，貴為大總統，吳佩孚隨任直督豫巡閱使，而有功的馮氏，因受吳扼，一無所有，「徒得逼宮的惡名，至此馮氏對於曹吳的惡感更深，不能再為曹吳的心腹了。」（李著五八六頁）

不僅此也。同年末齊（燮元）盧（永祥）戰爭，他自請援蘇，意在雄據東南，而吳佩孚却為孫傳芳阻他南下。到達這一地步，他不能不倒吳了。於是，一面暗中聯絡孫岳、胡笠僧、岳維駿們，另一面與南方號召討伐曹吳的國民黨接洽，同時又勾結張作霖。那些工作成功後，恰好發生第二次直奉戰爭。他迅速地，由熱河回師，拘囚曹錕，直軍慘敗。馮玉祥由之被一般人稱為倒戈專家，但他却自稱為「首都革命」。

在「我的生活」中，馮氏對於「首都革命」花了一篇篇幅，內中極力暗示讀者，他的「班師」，不是為私願而「倒戈」，乃是有計劃的奉孫中山北上一大政變。因此他說：「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黨名國民軍，所以我們的隊伍也就取名國民軍。」當然，只有糊塗的讀者，才會相信馮氏的話。否則，會投機——如果他肯投機的話——的孫傳芳，也有機會說：我的「三民主義」就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如果馮氏真是為孫中山而「革命」，當時他的實力（他的直轄部隊有六個師），已足迎孫氏北上組府，民國的歷史不會多了。

（下期續完）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六八三號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項所開紙

地位	面積	全	面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六分之一
底封面	一〇〇	五〇	二五	一七		
底封裏	八〇	四〇	二〇	一四		

廣告刊例(定價以金圓為單位)

大學叢書
 羅仲言教授著
 中國國民經濟史上下冊
 均已出版各大書局有售

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直轄空運隊

●線蘭滬 航飛期定起日八月本

州蘭—安西—州鄭—口漢—京南—海上

營兼貨客 蘭滬 滬蘭 由三期星每 由四期星每

!期定!妥穩!捷快

司公空航國中：人理經京南
 處總隊本樓七號七十灘外：海 上
 五五一一一：話電
 隊運空航民：市各他其

★取索隊運空航民地各向請表間時行飛★

源源長銀行

Yuen Yuen Chang Bank Ltd.

務業切一行銀業商營經

盡心服務社會 致力活潑金融
 謀民衆之利益 裕工商之財源

總行行址：南昌市中正路四二號
 電話掛號：五九八〇
 電報掛號：二〇〇
 上海分行行址：江西中路四七三號
 電話掛號：五七九一
 電報掛號：二〇〇
 南京分行行址：田侯路六五號
 電話掛號：一七
 電報掛號：一七
 吉安分行行址：三田侯路六五號
 電話掛號：一七
 電報掛號：一七
 贛縣分行行址：中正路八一號
 電話掛號：一七
 電報掛號：一七
 浮梁分行行址：中山路一〇八四號
 電話掛號：一七
 電報掛號：一七
 通匯地點：上海、漢口、長沙、重慶、南京、鄱陽、九江、吉安、萬年、宜春、樟樹、鄱陽

中元輪船局

●規模宏大●

●服務周到●

經營：南洋沿海及長江航線客貨運輸
 代理：船、船、報、關、等、業、務
 總局：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電話：一九五六〇 一七七八二
 分局：新加坡、香港、天津、漢口等地

每冊定價壹角